

海上名家文丛

随笔卷

百年留守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百年留守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阮智富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百年留守

毛时安 主编

沈嘉禄 黄正民 策划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大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7.6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8,000

ISBN 7-5432-0201-8 I·33

定价: 12.00 元

序

毛时安

散文随笔的繁荣，说来已经有三、四年的光景了。大小报刊先后开设了随笔专栏，大小书摊摆满了名目繁多的随笔集子，大小作家纷纷投入随笔的写作，一些当令走红的随笔作者们的作品，则不厌其烦地被选家们一编再编，被书商们一卖再卖。施蛰存先生在谈到随笔时曾说过，一方面他同意把那些涉笔成趣的文字定名为“随笔文学”。另一方面他又认真地提醒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许多作品，在它们各自的祖国，也属于‘随笔’一类。外国根本没有什么‘随笔文学’。”（见《世界文学随笔精品大展·序引》）。文学的不景气，似乎已是不争之事实，何以在这样萧肃的背景下，这个连户籍都成问题的随笔，却得以红杏出墙，一枝独秀呢？

在我看来，散文随笔的热闹其实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文学现象，在它的背后有广阔的文化内涵，显示着深刻的阅读转变，折射出一种时代风尚。从某种意义上是文学屈从时尚的一种表现。面对瞬息万变的世情，面对无法预料和把握的命运，面对充满随机性的现实，面对剧增的心理压力和无情的生存竞争，许多读者

已经弃置了对文学的审美和思想要求。他们显得浮躁、不耐烦，他们很少再有静气面对经典式的文学去经历一次真正的文学阅读。他们需要絮语，需要唠叨，需要闲话，需要在文字中得到一次心的放松，让疲惫的身心得到一次抚慰和超脱。有人戏言，今日的报纸，是大报不如小报，日报不如晚报，正刊不如副刊。小报、晚报和副刊成了世俗阅读的天堂。于是，无论是报纸也好读者也好，都在期待着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随笔就是这些阅读空间的时代的宁馨儿。

随笔使思想世俗化。思想在随笔中，不再是正襟危坐面目严肃，滔滔不绝作高头讲章，让普通人感到艰涩难懂无法理喻，甚至流于刻板的布道者。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家长里短，它儿女情长，它小桥流水，它风花月雪。它不拘一格，一事一议。它娓娓而谈，适可而止。它使讲坛上学富五车的庄严学者，脱下西装革履，还原成生活中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它使几年前文学中置读者于不顾的前卫变成了今日文坛唯读者市场是从的后卫。你要让你的思想变成实践吗？你就必须让读者接受。你要让读者接受吗？你就必须让思想世俗化。与世俗的生活场景结合，与世俗的阅读方式结合，与每天与世俗见面的版面结合。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思想不再是知识分子经院里的专利，而成了大众共享的荣华鸡、麦当劳。当然，它的弊端同样显而易见。且留待下回分解。

随笔使阅读小型化。西方有解主义者认为，在文学中，传统的史诗性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的宏大叙事已经消解。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关注细部留意日常不避琐屑的小型叙事。小型叙事培养着一种新的阅读趣味和方式：小型化阅读。但是从小说出现以后，人们的文学阅读却是越来越趋向于大型化。需要花很长的时

间才能读完一部多卷本几部曲的长篇小说。随笔却是三言两语将漫长人生故事，宏大社会场景，化解成了一段段的几分钟的袖珍阅读。车站码头、饭后茶余、枕前灯下，甚至在喝咖啡的片刻，无须用功地瞧上几眼，一块豆腐干文字就可以消化完毕。再没有漫长阅读带来的无休无止的疲劳和伤神。对于生活节奏紧张的现代人来说，这样的小型阅读也许真是再适宜不过了。

随笔使智慧轻松化。在人类思想史上，智慧曾经像印度诗人泰戈尔担心的，思想太锋利了也会变成伤人的刀刃。智慧经常扮演着正剧中庄严英雄的主角，可敬而不可亲，可望而不可即，可信而不可爱。短文要俏。要把文章写得俏丽，自然要一点智慧和才气。但智慧在随笔中却经常扮演着轻喜剧的角色。它轻松愉快，调侃幽默。为了轻松，甚至不惜把庄严的思想一变成文字的游戏。今天，在随笔作者的队伍里，不仅有作品等身的大作家，而且有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他们统统是些有智慧的人。但是面对世俗的阅读市场，他们常常需要屈尊自己，放下架子，竭力让智慧变得轻松一些愉悦一些。时代创造了一种风尚，风尚成就了一种文学。在一个需要闲聊的时代，随笔充当了读者最出色最亲近的闲聊对象。它无处不在无话不说，缩短了文学和读者的距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只要有书肆就一定要有随笔的专集和选集。

那么，在随笔选家林立的今天，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好还要选编这一套随笔丛书呢？我们认为，选编不仅是收录选编几篇文章，它实际上表明着选家的文化态度价值取向和美学理想。选诗独标一家宗旨，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唐人殷璠编唐诗《河岳英灵集》就是在“删略群才”，独选廿四家诗作中显示他“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廝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

不逮”的诗歌主张的。因此,选编自成一学,谓之“选学”。

在我们看来,当前随笔选编的一大弊端是过于看重历史。梁实秋、林语堂和周作人诸家随笔被选家们以专集、选集、合集、专题等各种名目方式一编再编,以至泛滥到惨不忍睹的地步。而一种文体在当代的繁荣是不能取决于逝去故人的旧作的。现在选家的兴趣似乎过于沉溺在对泛黄发脆故纸的开掘中了。事实上,一个民族文学的活力首先来自于当代人的心灵创造而不是对亡灵的膜拜。同样,文化的积累也来自于对当代生活的发现和理解。这套随笔所收全都是目前仍然活跃在文坛的作家作品。其次,在艺术风格上,随笔的流行风格偏重于柔靡轻灵甚至轻飘飘浮的一路。在流行的随笔中经常可以听到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可以看到把暴发当奋斗,把肉麻当有趣的作派。我们曾经认为,唯沉重才使生命无法承受。现在我们陷于这样文风包围中的读者,才真正知道什么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泛滥成灾没有风骨的随笔不仅使我们失去了生命的分量和意义,也使我们误读了我们的时代。我们希望这一本随笔选,不但能从各个侧面勾勒我们时代复杂多变的面容,它的希望它的成就,它的失落它的痛苦,它不仅有歌舞升平,亭台楼阁,它还有下岗女工的艰难的期待,一个民族沉重的起飞。而且能从美学风格上表现出时代丰富广阔的精神需求。最后,在文学与时尚的关系上,随笔决不仅仅只去做随波逐流屈从时尚的奴仆,同时它也可以而且更应该是对世俗的一种提升和净化。在人类文学史上,真正传世的文学总是那些在强大的窒息人心的时尚黑暗背景下,不屈不挠抗争中闪现出来的文字火花。随笔是一种随意而发的文字。这里的“随意”,实在是意念的“长期积累,偶而触发”,而决不是态度不严肃的随便滥写。不幸的是,随笔的写作,已经被不少人误解

为“口水文章”拿来就写。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结果总使随笔的智慧和思想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片媚谄的笑脸，一种灰色的平庸无聊。从而让轻松的随笔阅读最终在千篇一律，甚至长短篇幅也如机器复制出来的大小一般的文字中，转变成昏昏欲睡的阅读的疲倦。随笔今天的繁荣，在我看来多少有其泡沫文化的意味，是一种包含着危机的虚假繁荣。

我们今天选编的这套随笔丛书的价值在于，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上海作家第一次以如此完整的阵容来展现他们在随笔散文创作中所取得如此丰厚的实绩。老作家巴金如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博大胸襟；柯灵在浮躁时代还能如贾岛一样静心炼字，像江西诗派那样力盘硬语，语不惊人誓不休；黄裳儒雅从容的书卷气；王西彦如水月色下老树一般的倔强；王元化来自古典哲学的严谨严肃，都足以垂范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让我们懂得，唯有风骨人格才是随笔真正的灵魂和魅力之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随笔丛书收录了一大批很少为其他随笔集子所收录的学者和年轻作者的文字。他们是老一代的精神传人。他们把真实真诚奉为文学至高无上的原则，他们总是倾吐着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他们总是面对真实。如果真实让人愉快，他们就由衷地欣喜。如果真实让人难堪，他们就愤怒地呐喊。如果真实让人难过，他们就吁出一口轻轻的长叹。在一个日益浮躁、夸张、矫情的历史时刻，上海的随笔以其独有的都市喧嚣人群中的沉稳和艺术上多样的迷人风姿，吸引着广大读者。

我们生活的城市，我们脚下的土地，正在经历着自鸦片战争以来，甚至七百年开埠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刻的急剧的历史性变化，一种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深刻变化。这些随笔，作为一种率意而为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城市历史性巨变引起的每

个人的心灵悸动,他们的感觉,他们的印象,他们的想法。总有一天,我们的城市发育成熟,那些稍纵即逝的变化成为过去。到那时,这套随笔集就是一份研究当时上海的文化资料,它将过去的变化定格,是这个城市充满希望和阵痛时代的一块“化石”。这也是我们选编这套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这套随笔以专题分,共分五册。基本上每个作家入选一篇。以尽可能展示上海随笔创作所取得的实绩。除了少数遗珠外,读者大体可以一卷在握,尽览上海文学的整体风貌。在编排上则以年龄为序,这不是为了论资排辈,而是便于读者从中看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当代生活在有序的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中所激起的回响和思考的轨迹。也可以看文风自身在生命承接过程中沿续的印记。

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上海作家的热情支持。许多前辈作家大度地给了我自由地挑选他们作品的权力。黄正民、沈嘉禄始终以饱满的激情参与全书的工作。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从社长、总编到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地以最快速度支持这套书的出版。著名美术设计家陶雪华同志则为这套书作了精心的设计。在此谨表谢意。

这一册随笔的主题是都市:都市里的人物,都市里的建筑,老屋子新房子,花园洋房石库门里弄,还有都市里的故事和街景。

说到都市真是一个文明的怪物。把一个好端端的地球搞得到处都是一簇一簇高高的凸起(摩天楼)、蛛网般复杂交叉的线条(公路、马路)。1893年一位名叫亨利·亚当斯的美国历史学家坐在芝加哥拔地而起的崭新摩天大楼里,他在惊异。他惊异的

奇迹不是别的，而是芝加哥本身。这个 1833 年还是 250 人的村落，在 19 世纪末叶已经成了人口百万之众的美国第二大城市。再想我们生活的城市，七百年前还是一个芦荻萧萧渔火依稀的小渔镇，沙船在海面游弋，一百多年前还是不大的小县城，有古老斑驳的城墙为证。这真是十年的树木长成林，百年的村庄长成城呵。是城市就有它不同于村野的风光。尤其是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它的性格既不像皇城那样庄严至高无上，也不像古城那样的暮色苍茫回味绵长，有千年的乌鸦在城头聒噪。在中国的城市中它是最走在前头的，现代、前卫，在内地不少城市还沉睡在古典农业文明怀抱中的时候，它已经充满了现代商业霓虹闪闪的繁华气息。自我陶醉在各种舶来品织成的物质享乐的氛围里了。它的市民最实惠最精明却也最肯于最守纪律最少保守最想有点创造性。

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作家，天天感受着这座现代都会的呼吸和脉搏，自然最有责任也最有体会去写都市的随笔，将都市的万种风情千种变化一一纳入自己的笔下。

在这本随笔中，我们自然会亲切地不期而遇碰到一些我们天天司空见惯的都市日常生活图景：鳞次栉比峡谷般的楼群，摩肩擦踵川流不息的人群，小商品市场充满人间气息的采购物品的乐趣。除不经意扑入你眼中今日遍身苍苔却仍掩不住当年雍容华贵的花园洋房外，你可以看到与高雅住宅区相对的平民区的富于人情味的生活。西区殖民时代植下的法国梧桐固然散发着非凡的气度，但西新街墙篱笆中间探出的一束蔷薇，给水站水花四溅中迸出的话语声，同样足以让人心动。这些随笔的最大贡献在于，一方面充当街景的观望者，从外部形态上记录了我们城市变化年代的过程，在那些慢慢消失了的爬山虎中目睹了“过渡

年代的风景”，文字上常常蒙着梦境不再的伤感的美丽迷濛光彩。另一方面在内部流淌着一个急剧变革年代所独有的怀旧情愫，一种深深郁结的被称之为“伤逝情绪”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旦挣脱计划经济体制以后上海人重新跑起来了的景象，看到这座城市明天的希望之所在。

随笔写尽人在这座东方第一大会的各种奇特的体验微妙的感觉。对于这本书的读者，我提醒大家注意年轻作者马尚龙、徐甦民、南妮在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新鲜的瞬间印象和并非多余的忧思。他们从光怪陆离中感到了荒诞，感到了城市病的存在。

回溯我们这座渐渐成为摩天楼森林的城市，我想到了“百年留守”这个话题。城市的活力在它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但没有与城市契合驯化的移民也通常是城市的一块隐秘的心病。可是有谁来关心这些移民和他们的人生呢？一百年的沧桑一百年的屈辱一百年的抗争一百年的希望，移民从一侧勾勒了我们城市甚至我们民族一百年历史的身影。陈村《百年留守》在一种辛酸之中不乏人生历史的怆凉意味。多么希望一个昌盛的民族一个灯火辉煌的城市有一天结束它漫长达百年的留守生涯罢。

1996. 2. 5. — 11.

目 录

[1]	序	毛时安
[1]	西湖之梦	巴 金
[6]	屐痕何处不牵情	辛 笛
[11]	邻居	杜 宣
[15]	再说邻居	杜 宣
[18]	上海是一个海	贾植芳
[21]	上海人又跑起来了	唐振常
[24]	搬家	徐开垒
[29]	海港不夜天	罗 洛
[32]	在闹市中播种诗歌	白 桦
[35]	花园洋房	史中兴
[41]	陷入峡谷	李子云
[45]	我和上海弄堂有缘	赵鑫珊
[49]	“大兴”上海人眼中的“正宗”上海人	沙叶新
[55]	安化路的乐趣	周介人
[58]	“彩场”过眼录	沈 扬
[62]	娘家情结	王晓玉
[65]	家住龙华	余秋雨
[69]	过渡年代的风景	赵长天

- [71] 消失的爬山虎 王小鹰
- [75] 长在屋里的毛笋 张重光
- [78] 石库门,衰落的神话 毛时安
- [83] 伤逝情绪 戴逸如
- [85] 尖塔 彭瑞高
- [87] 雪 陈鹏举
- [90] 街景·土著 夏中义
- [91] 上海旧梦的寻拾 许纪霖
- [94] 再踏废墟 陆星儿
- [98] 与 Timi 逛街 竹 林
- [102] 门栅的情思 殷慧芬
- [105] 黄月亮与街景 沈善增
- [108] 城市的声音 周佩红
- [113] 为石头流泪 赵丽宏
- [118] 于有声处听天籁 查志华
- [121] 石库门小学 金宇澄
- [123] 石库门与海派文化 朱学勤
- [126] 伴着音乐看街景 陈保平
- [128] 怀旧居:飞龙大楼 陈思和
- [132] 百年留守 陈 村
- [135] 搬家 王安忆
- [147] 西新街的蔷薇 蒋丽萍
- [149] 一种城市病 徐姓民
- [151] 祭自行车文 徐姓民
- [153] 喊话 傅 星
- [155] 街景的最后观望者 吴 亮

[158]	绿色之谜	顾行伟
[162]	大小时髦	马尚龙
[164]	鸽子,洁白近乎透明的安慰	沈嘉禄
[172]	旧屋	陈丹燕
[174]	旁观者随笔	孙甘露
[177]	偶然闯入	朱 蕊
[180]	城市荒诞	南 妮
[184]	追踪黄蜀芹	黄正民

□巴 金

西湖之梦

——写给端端

—

这一卷是你从上海给我带来的，那么我就在这里做我的西湖之梦吧。

六十八年过去了，好像快，又好像慢，我还不曾忘记一九三年十月的一个月夜，我坐了小船到“三潭印月”。那是我第一次游西湖，我离开小船走了一圈，的确似梦非梦。

许多同样喜欢西湖的朋友，我们一起登山，划船，淋着细雨走过六桥三竺。我更不能忘记我和尧林三哥怎样把脚迹留在九溪十八涧。三十年代到一九三七年为止，我每年至少来西湖两次，然后在一九五九年即是在远离西湖二十二年之后，我参加上海作家访问新安江工地代表团经过杭州，又到了西湖。这一次是和萧珊同来的，她看到西湖特别激动。

方令孺大姐在杭州工作，担任省文联主席，她从上海调来不久，颇感寂寞，我们也想念她，便经常来看望。她住在白乐桥一

号，门前流水潺潺，院内有一棵老银杏树。我们愉快地谈着往事，也谈着未来，等待夜幕降临。在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喜欢到花港的竹亭或者灵隐寺外的冷泉亭坐一个小时，难忘的回忆至今还给我的心带来温暖。

第二次的西湖之梦只有短短的六七年。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杭州接待外宾，竟然见不到一位本地作家，更不用说已经靠边的“九姑”了。

参加了“湖上灯会”之后，把外宾送到上海，外宾一走，我就给关进牛棚，一晃又是十二年。

第三次的西湖之梦开始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劳累不堪。我的身边失去了萧珊，白乐桥畔再也不见九姑的影子。我不是拄着木拐在宾馆门前徘徊，就是坐在阳台上静静地遥望白堤、苏堤的花树。第三次的梦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梦，每次我都怀着告别的心情来到这里，每次我带着希望离开，但是我时时感觉到我要躺下来休息了。

五月四日，杭州·写在《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扉页上

二

这一卷书不是你给我带来的，我却用你的笔写了我想对你说的话。西湖之梦是做不完的。

去年金秋时节我坐在轮椅上到了岳坟，到了灵隐，我说我来自西湖告别。我看得出我来这里有多大困难。可是朋友们推着轮椅，抬着我上上下下。我好像满身是劲，甚至到了许多以前不曾去过的地方。朋友们的帮助，集体的力量为我克服了困难，我

又回到那些梦的日子。我说过我爱西湖是把人和地连在一起，是把风景和历史人物连在一起……我竟然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桂林丢失的那本小说《松岗小史》，我在小小年纪就让小说家引到杭州，做了岳坟的梦。如今我活到九十还仿佛跟着翟新珍在岳王墓前纵身捕捉鸣蝉。我看过一些谈西湖的书，但记得牢牢的还是这一段。有人说这里坟多，简直是“与鬼为邻”，为了“伸张人气”，他们搬走一些古墓。岳王坟明明是“衣冠冢”，他们却不敢动它。还有许多名字：于谦、张煌言、秋瑾……还有诗人苏曼殊、画家陶元庆……许多、许多。

我今天还在怀念老友卫惠林伉俪，三十年代他们在俞楼住过一个时期，有一回我们的同学“哲学家”詹剑峰从法国回来，要我和他同游西湖，我们到了俞楼，三个人在一起登山畅谈巴黎的往事。我和詹剑峰的劲头很大，南山北山，从上午走到傍晚，中途脱掉皮鞋在半山休息，相当狼狈，但事后又觉得痛快。“哲学家”先离杭州，我多留了一天，为了携带若干西湖活鱼到上海送给索非夫妇，鱼是卫夫人高宛玉准备的。这一夜我就住在卫家，鱼放在一个大饼干筒里，盛满了水，盖子盖得紧紧，上面给弄了些小孔。我一夜没有闭眼，只是注意筒里有什么声音，时而担心小猫来抓鱼，时而害怕鱼给闷死在筒里，第二天大清早我离开了俞楼，带了一筒西湖鱼到上海索非家，鱼活着，但已奄奄一息了。

三

想说的话很多，我只再说一件事。一九三七年我来西湖不止一次、两次，大概在第三次，卞之琳和师陀两位去天目山，我送